

漫步下寺坡街 聆听大同心跳

世说

任翔宇

街道窄窄,岁月长长。漫步在大同一条条古老的街巷中,历史的声音穿心而过,岁月的韵味醇厚绵长,街巷,总是有着独特的魅力,勾起我们沉睡的记忆,拨动我们敏感的心弦。寻梦大西街后,街巷脉络里流淌的时光还在继续……《相遇大同》“街问”系列第10站,讲讲下寺坡街青石板上的古城记忆。

下寺坡街,顾名思义因下寺而得名,这下寺正是大同古城大名鼎鼎的辽金建筑群华严寺,所以,这条街还有一个名字——华严寺街。华严寺在山西大同城西的下寺坡街,分上华严寺和下华严寺两个,其实它们在同一个院子里,沿着庙的北边往西的巷叫上寺巷,往南便叫下寺坡。这一名称,从明清一直沿用至今,成为刻印在古城肌理上的历史记忆。在北魏、辽、金时期,这里被称为“舍利坊”,而如今演变为大同人口中的“步行街”也叫“仿古街”。

这条街道因有华严寺在此,恰似一条文化的脐带,将大西街、财神庙街、太宁观街等古城脉络串联成有机整体,成为寺庙信仰与商贸繁华的交汇点。据资料记载,在唐代,这里形成了一条繁华的商贸市场,人们在这里和少数民族进行贸易往来,人称“唐市角”。辽金时期,华严寺建此,善男信女,烧香拜佛,香火旺盛之下商贸更加发达。到了元代,这条街道多经营金银铜器,所谓“五台山上拜佛,大同城里买铜”得来如此。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条街道充满着浓浓的市井气息,西接热闹非凡的西门外广场,东邻摆满小人书摊与茶肆的乱街门街,这条狭窄通道曾汇集了三教九流的生动图景。21世纪初,这条街进



行了彻底的改造,宽阔的街道下,古色古香的建筑群展现了大同古城原本的市井风情。如今的下寺坡已改造成步行街,店铺林立、游人如织,成为大同古城旅游的重要打卡之地。

从北魏的“舍利坊”到明清的市井之地,从往昔的烟火之地到今日的文旅打

卡地,下寺坡街用青石板上的千年足迹,讲述着一座古城的变迁。走在今天的下寺坡街头,华严寺大殿依旧香火旺盛,往来的游客络绎不绝,在文创店里精心挑选着代表大同文化的冰箱贴,品尝着凤临阁中的地道美食,感受着下寺坡街带来的烟火气息。

王东蕾

关注大同文化公众账号
看更多精彩花絮关注大同日报抖音号
看更多精彩视频关注大同日报微博视频号
看更多精彩视频关注大同日报融媒视频号
看更多精彩视频

烽火台下的香火:探秘西严寺

“西岩雨气迷芳径,十里河光漾锦痕。绝塞谩嗟春色少,昔人曾此播灵根。”这一次的相遇之旅,我们再次提起了明代学者邢缙祖的这首诗赋。诗中提到的“西岩”便是西严寺,又名西岩禅寺。这一期,我们探秘这座承载着千年历史却又在岁月中几度沉浮的佛教圣地。

西严寺的始建年代,如同被历史的尘埃笼罩,至今仍是未解的谜题。不过,从现有信息中,我们仍能梳理其大致的历史脉络。关于创建年代,有学者推测寺庙可能建于宋辽以前或宋辽期间,其名“西严”可能取自当时北方盛行的《华严经》,且寺庙坐西朝东的格局,也符合契丹民俗;也有推测认为西严寺建于明朝万历年间,相传明代建寺时,僧众在原址挖出巨大的蛤蟆石,“西岩”由此得名。据清代《大同府志》

记载:“西严寺位于大同城西十七里的武周山东麓。由涧道盘折而上,依岩垒石,台殿宏丽,明万历年间修,有碑记。”西严寺在明万历年间至少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修葺,明代,西严寺一度成为大同地区的佛教中心,与王家园的杏园共同构成当时文人墨客、达官贵人游园问佛的胜地。1993年,西严寺在荒废数十年后迎来了一次修葺,这次修葺发现了唐代的驮碑础和一枚开元通宝,为寺庙的历史提供了新的物证。

西严寺,和大多数古建一样,在岁月的沧桑中屡毁屡建,现在的西严寺是上世纪90年代初在原址上修建而成的,重现“依岩垒石,台殿宏丽”之景。寺庙建筑面积约为6200平方米,殿宇参差,雄伟壮观,分上、下两院。主要殿宇集中在上院,包括大雄宝殿、西方三圣殿、祖师殿、珈蓝

殿、地藏殿等。2014年又新建了千手观音殿、文殊塔和普贤塔。西严寺匾额,大部分由当代著名魏碑书法家李光琳书写,风格雄浑温厚。寺内造像宏大精美,法相庄严,堪称当代佛教造像精品。值得一提的是,西严寺后的大钟山主峰上有一座明代烽火台。这座有近500多年历史的军事遗迹,虽已残破,但依然矗立山巅,静默而坚固。站在烽火台上,风过西严,可一览塞北雄浑风光。

从“先有西严寺,后有大同城”的古老传说,到明代游园览胜的礼佛之地,从“依岩垒石”的宏伟殿宇,到烽火台下的杏园胜景——西严古寺,独览世间风云。它虽没有华严寺那么声名显赫,但其价值,也成为解读大同历史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页。

王东蕾

大同寺庙的文化重生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句杜牧的千古绝唱,让我们不禁在诗句中怀想,那些曾经巍峨的南朝寺庙,大多已消失在时间的烟雨之中。当我们将目光从烟雨江南转向塞北大同,这句诗又恰似为大同的寺庙故事作了一个遥远的注脚。

大同,古称平城,在公元398年至494年间,是北魏王朝的首都。这是大同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也是其寺庙文化的奠基时代。北魏将帝王神化,使礼佛等同于忠君,云冈石窟在当时就是一

座空前绝后的皇家寺庙群。而作为拥有百万人口的国际大都会,寺庙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北魏平城的盛况又何止“四百八十寺”这个数量。辽金时期,大同作为陪都,这两个王朝同样崇信佛教,他们对前朝的佛教遗产进行了大规模的保护和重修,并新建了大量寺庙。例如,今天大同的华严寺和善化寺,其宏伟的辽金木构建筑得以留存至今,正是寺庙持续繁荣的证明。明朝,大同作为“九边重镇”之一,佛教寺庙也成为戍边将士和民众祈求平安的心灵避难所,

许多寺庙在这一时期得到修缮或新建。现如今,本版介绍的下寺坡街将寺庙实体转化为服务日常的生活空间,西严寺和曾经讲过的关帝庙等,它们在历史的变迁中卸下了沉重的物质外衣,展示着适应与坚韧,在新的形态中以轻简的方式照亮了我们的生活。

寺庙如此,文化亦然。当一座寺庙可以演变成为一条街的名称,一个宗教符号可以成为生活指南,古城的记忆便被唤醒,城市的文化便有了最坚实的生命力。

王东蕾

下寺坡·棋格

名字里带“坡”的地名,大多都有着非比寻常的传奇或者传说。比如十字坡,武松在这里打尖歇脚巧遇了菜园子张青和母夜叉孙二娘夫妇;比如武家坡,薛平贵归家,遇王宝钏于武家坡前,夫妻相别十八年,薛假问路以试其心,王逃回窑,薛赶至,直告己名及别后经历,夫妻相认;再比如,长坂坡,张飞与赵云拒曹于此,演绎的“刘玄德携民渡汉,赵子龙单骑救主”与“张翼德大闹长坂桥”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大同有个下寺坡,同样不乏典故,一样见证历史。

下寺坡历史上曾是寺庙文化和商贸集市的综合体,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据说北魏、辽、金皆是繁华之地,被称作“舍利坊”,到了明清,因为华严寺分为上、下两寺,沿着庙的北边儿往西的巷叫上寺巷,往南便叫下寺坡。下寺坡街是大西街、一万贯街、唐市角、财神庙街、太宁观街、段市角的连接主动脉,完整的将寺庙、四合院、古街汇成一脉,是大同古城街坊的珍贵遗存。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下寺坡除了通衢的交通性质,还是市井集散地。往西走不了300米,就是更宽阔敞亮的西门外广场,打把式卖艺的,挑担子串街的,是从这里开始寻踪探迹画圈儿开场的;往东最多也就一百多米,是乱街门,耍猴儿的拉洋片的摆小人书摊的,卖麻糖杏干儿大碗儿茶的扎堆儿,是从这里开始神龙见首渐生端倪的,就是中间下寺坡这么条细窄走廊,却是最繁杂和包罗万象的市井江湖。

那时的下寺坡不是景点,是活着的“大同生活志”,每块砖缝里都浸着晋北人的粗犷与热乎。

大同启动古城复兴计划以来,下寺坡有了新标签,它既是古城里最鲜活的市井切片,也是大同文旅地图上一枚重新被擦亮的打卡图章。复原了的华严寺薄伽教藏殿里的天宫楼阁与周围的侍女灯形成独特韵味,展现了大同独有的历史韵味和文化交融的美学价值;凉粉、削面、沙棘面包、陈醋冰淇淋这些大同美食小吃吸引了各地游客品尝光顾,与旅拍姑娘、直播博主构成了这条街上新鲜时尚的生态图谱。

这条街的生命线依旧清晰绵长,或许,正是因为这里不仅保留了从古至今的建筑肌理,还延续了文化的传承者,游客来这里不仅是看景,更是体验一种慢下来的大同生活。

四大街,八小巷,七十二条绵绵巷。正是如下寺坡一样的一条条街巷,才构成里坊棋盘的大同古城,一横一竖,俱是城魂。最好的文旅,不是复制一个“过去的标本”,而是让历史成为当下的注脚,让文化成为生活的底气。最生动的下寺坡,不是静默守候古寺的无言街巷,而是有人、有故事、有生活,也有未来的城市棋格。

